

櫻鳴館遺稿

卷之十

122
ホ
4-10



小尾脫太郎氏寄贈

平洲先生嘸鳴館遺稿卷之十

尾張 紀徳民世馨著

米澤 神保行簡

門人 東都 泉 長達 同校

久留米 樺島公禮

書牘

與井子章

日者與喬卿集高館也、約一置酒以相迎焉、既患瘡、
瘡渝、奴婢告退、幸勿見怪、遲緩得瀧生二月十二日



A122
示
4-10

之信其父之計也。曰以正月二十四日逝矣。則報第併計老兄云。初聞其重困也。業已悲其廢。然尚同世之人也。今終隔幽冥。感傷如何。兄欲弔其孤。則與弟之書併發耳。附覽松島記。民每得遊記讀之。多厭其鎖碎。私竊以爲如此。則導記已在。何煩云云。及作此記。未免倣尤。可笑。抑松島造化之妙工。自非得神筆以摸之。恐未能盡其奇。况於弟拙陋乎。如得老兄想見其彷彿。而塗抹以成之。且有一二批檢。以表愚意所在。則亦望外之幸耳。昔者秋子羽作芙蓉記。曰遊

者自知。弟以爲知言。今於此記也。亦云爾。瘡痍婢僕得代。則又患痢。然亦輕症耳。莫勞貴念。當卜近日以請。不乙。

復中井子慶

月日。德民謹復書子慶賢兄座右。春初以來。屢審起居。綏履洪福。恭喜何言。錦篇數首。承雅惠多。所請拙記。亦辱清評。偶以塵忙。暫報越月。松井氏還。倉卒削答。未盡謝悃。又領三月初四之書。旣情意懇到。益感厚交。德民惰夫。何荷愛顧之無已時也。通語十卷。令

弟所撰、捧誦之間、先驚其大手筆、保元元弘、殆二百年、一瞬瞭然、何其備也、傳之子章、諸友誰不敬服者、熟讀數過、尋當有請、今不敢卒爾賞評、書中反覆千數、百言見論、喻近世詩人疎聲律者、審至意、如以德民爲可教者、嗚呼德民、非才朽腐、何見過與之、至于斯也、民年十四五、聞師元文邦語曰、開天於詩、人與運競、雖風裁各異、氣調不相下、但其律體、最極森嚴、於是專遵其法、一唱一詠、必先問聲律、含毫臨紙、則思避忌病、自少年信而至今、今讀貴論、竊喜其合于

高見、高見卓爾、論辨明確、何措一辭、抑民愚陋、三復之間、未能全無所疑、而喻更有詩律兆之作始脫稿、未有羔本、顧其言必審悉、益有水釋愚惑者、冀待他日見示、而後有所請教、故今不一一質問、幸勿以忽略見怪、往小語一通、幸賜覽山川悠遠、無由相見、聊以代一夕面語云、但暑如燬、伏冀自愛、謹復、

復森子陽

今六讀三月二十日手札、乃知尊翁易簣、足下亦重病、字字行行、屏息卒業、嗚呼、吊不及哀、問不及疾、常

所懊惱乎千里之交也。雖曰除服哀毀之餘，困憊可知也。猶尚見相思不已，遠勞贈遺，感感瀧子西歸，患中風云。然如少瘡者，再修書問，至今無報，不知近狀如何。徒勞遙念耳。足下之於此老也，不可不以報也。餘皆無恙，獨劉文翼爲鬼。正月之初也，米澤侯遇不佞，足下所知。今夏欲以不佞歸，使以督其學政。禮請甚厚，義不得辭，乃與其儒員保子廉偕將以今月二十四日東發。四方之士，留守家塾，幸勿爲念。送木子純序一篇附覽。子純足下同州之士也。序中七奇全。

據足下曾所說云，治裝蜩紛，而驛使促報待于門，不能備悉，諸附後信。

報伊吉甫

昔者張城別吉甫，吉甫西如濃，民東入關，山河千里，所恃尺素，而吉甫性簡民，乃拮据動使，鴻鯉淹于水，雲是亦一時也。初夏札貺，自天而下，併領佳篇，至其曰各地春風，各地花，撫琴幾度，獨長嗟，久別情境，豈在多言，豈在多言，卽作拙和，而方東發之急，不遑封寄焉。旣以五月二日入米澤，東去又千里，浪仙所謂

却望并州是故鄉者、弟之於東都也亦云爾、然少小
浮于紫海、初老踰于羽山、足跡殆五千有餘里、聊可
以酬桑弧之志也、况民之於此侯、千秋知遇乎、屠龍
三十年、今而就乎真、則民雖頑愚、戰戰兢兢、唯失手
之懼、所以不敢愬羈旅之勞也、亦是爲吉甫同袍言
云、山水風氣興、寄頗多、但以出入無暇、不得錄呈、今
唯奉和往、涼候將至、加餐自衛、

與子章

近信報江都沍寒、老兄無恙否、弟何臭物、逐者如蠅、

秋暑之候、不堪薰灼、乃奮迅謁侯爲松島見月之遊、
以仲秋初九北發、同携四生二僕、來往里程、固得八
九日以足、而逍遙遊焉、十有四日則亡論、所謂七十
仙洲者、凡便道所經、竒勝幽僻、探索殆盡、江山神助、
氣象大旺、雖我脚鬼、無敢覬覦、日與諸少壯飯健步、
愉快如何、昔弱冠西觀、鬼界還焉、旣而入關、則踟蹰
闔關之中者、二十有餘年矣、今年忽得涉輿路、而蹈
我蜻蛚之首尾焉、一歲遠別、此遊可以自慰也、城北
三十里有仙液、名丹泉、一避秦之境也、再得以脚疾

請浴其地、亦季秋初九也、滿山霜樹、爛如錦繡、都人士載酒肉以訪、日相望于路、乃左携右提、大醉怪巖、奇石之間者、十有餘日、以繼前遊焉、九月下旬初雪、四壁千峰、一夜盡白、漸及城市、遂居雪窟、燄烟所泄、水柱合抱、且且伐之、斧口皆毀、道途凍滑、琅琅如鏡、鞋着鐵牙、而後能步、寒颯一動、吹粉爲烟、雪片如席者、青蓮妄想耳、弟幸耐寒、加以醇酒、未一日廢業、倘使兄在必爲玉人、凍筆爲字、不能覩縷、近作三併往、雪裏信少、勿怪踈濶、

再復仙臺田文學

往歲足下儼然辱顧、乃欲趨謝、馬首己東、尋富奉問、會造家塾、比其落之、鼓缶而歌、歌未及闕、先人易簀、爾來五六年、久矣負高誼也、去歲以教授米澤、遂遊松島、亦唯學政埤遺我、來往倉遑、期日計程、及經大都、不得信宿、僅削寸牘、寓人起居、屢不敬乎長者、其謂之何哉、昨得手報於玉蟲氏、驚喜捧讀、何其敦篤、君子之言也、不責禮於人、則己恕矣、猶自懇解、不壹而足、展誦之間、益覺慚悔、至其曰雙璧並碎、遺珠隨

亡愕然自失，積善君子，嗚呼！何不弔，抑有命，可奈何！見喻養得賢才，而家聲有繼，則知知命君子，今已自寬，大慰永懷矣。恭承尊翁八十，矍鑠在堂，足下不置之所致，四方名流詩若文，稱壽無疆，猶且不棄蕪陋，慙慙遙徵，豈敢拒命，鄙律一首，謹茲奉賀，見誦富君者，高明所讚，其必賢俊，乃亦枉書詩，厚屬下交，不佞朽才，微足下之故，焉得之大邦君子哉！喜愧交集，謹修報，幸致之。海苔仙菜，嚙之神清丹，楓數葉，葉葉含霜，拾之思湧，橋云，卽西行所惜，蹈之物耶，翫得其人。

必使風思湧，併領佳貺，敬謝敬謝。季春之初，東都報災，狼狽而返，以草堂幸免餘災，所親頰尾來集，噓沫於我池，塵冗日夜，筆硯爲廢，不遑細報，諸待後信，濕雨將至，加餐自重，不備。

復仙臺富伯耳

去歲仲秋，欲見月于松島，自米澤至大邦，而登眺戀路之山，以爲壯哉，仙臺之都也，庶而且富矣。文教所化，必有多士在焉，而不佞嘗受邊君之知，則此行也，宜從君以窺其濟濟之美者也，但以月芻望，僅削數

字投君而去乃至松島心醉絕倒留連數日不覺這
歸期入大都一宿而去雖存思於邊君乎奈何歸程
爭日彼一時也昨得邊君之報併辱足下之札貺辭
意殷懃先施之誼何其高也蓋足下辱知僕於鄙集
也及聞僕之過乃倒屣出候僕於苞蕉之巷而以僕
既已去徒使從者翱翔道途嗟亦一時也僕固賤劣
下才豈敢當足下之過譽哉雖然幸以邊君之故謬
賜不鄙則亦僕之願也已以邊君受足下之知又有
以足下知大邦諸彥則得以符彼戀山之所思而以

自慶焉竊以足下必有祗役于此之日也冀一迎車
馬於草堂以償蕉巷不相及之憾焉高唱瓊瓏益愧
拙和幸一笑敬領海鼠之惠何勞此遠遺乎不知所
謝大災之後塵忙紛紛書式不能具諸祈寬恕濕雨
之候高燥自愛

與俊靈師

不佞民自與師相識二十年于今矣而師求法不處
民乃拮据乎業城中之天尺五動猶十萬億土偶時
一相見亦唯奈心事無緒何昨雨懷師甚則振迅造

座造則其室方容五百大弟子、而睹如意之所指揮、珊瑚之舌、固無恙焉、比講了、微笑見延、咄嗟之間、醍醐頓辨、乃更相灌盤若湯、雙眸如青蓮花、檀香雖不敢當逆風乎、抑亦懷理極矣、二十年一快哉、既又披其所新著、則額字記、東海樂、何其文之玲瓏也、蓋雖曰緒餘、亦足以知其業之弘通也、緣山素龍象之窟、而近獨藉藉誦師、良有以矣、自不佞寡交于方外、猶得與大德如師者相久要二十年、豈亦勝因緣邪、見借燈、夜雨暗黑、而安然乎醉步、妙哉神通力、令有火

珠照去、驅猊之約在節後、企予望之、

復石川順夫

津宮二生東學愚生也、問其鄉友之賢誰、則先屈指於石川氏之子、殆二十年前之事也、去臘巨卿之信、始領足下札、貺承喻、尊慈者久能氏也、其於敝族、瓜葛相連、俯仰之間、未得尋思、其蔓脉所接、然先知屬交之辱有所由、至其深歎惜二生、乃拊髀嗚呼、是昔所稱石氏之賢乎、其學果至于斯乎、使二生在我、豈今而始與此賢相識哉、悽然追念逝者、雙淚交頤焉、

德民弱冠遊四方、至半百無成、樗木散材、朽腐自分、
幸受一二公侯顧盼、亦唯竽吹于後列耳、何有咫尺
乎政教哉、高明謬信道路虛譽、輒稱以經濟儒徒使
人慚汗沾衣、諺所謂遠花之薰、迨賞則非、愚生之於
高明亦云爾、抑推桑梓之私愛、繼之不遑棄、固愚生
之願也、高論壘壘、不惜肺腑、厚承教誨、至良醫、通舌
之言、何其忱慨、無能如愚生、非所敢當也、固、然亦因
此概察高明學術、超拔群類、則如金鏡陸集等注、亦
必有發蒙惑者、異日得讀敬教、巨卿謂高明亦是十

里之物、但爲高堂之養、欣如屈驥足、至孝者天之所
福、後來爲師一邦、範式群英、誠所望乎高明、懋哉、改
春四方之信如織、日困應酬、草草削答、不能具式、諸
諒恕、

復森大夫

去歲四月介邊子存辱領書詩及牋紙之惠、貴喻懇
篤、遠納下交、德民宜敬答謝至意之辱也、會米澤侯
新建學宮、教育俊秀、請民行督其業、東發有期、於是
紀國侯亦將就國、招呼頗繁、其他諸侯師民者、請求

亦急，一身日應數處，而無子訓之術，徒苦奔走，乃口囑遣生，止致敬領之意，及發齋以行，私自期羽中一日之間也。至則學政一埤益我，士大夫旦夕乎館者，千有餘人，及其進請益，猶渴者貪飲，且西信每致四方書疏，堆積盈案，民也遲鈍，奈無陶侃之敏，何！此地早雪，冬月平地丈餘，室居如水窟，寒威割膚，筆硯如火，而後能成用，但以與紀侯奉約西歸之期，及其未東朝也，仲春下一，乃卽途，又取所齋以上輿，欲行修答焉，輿地殘寒，加以羽中餘德，惛惛日就睡，門人往

往有居道次者，出要于途，苦留逗行，以三月初二到家，豫思燕居四五日，必辨停滯，何圖其明三日，米澤侯儼然來顧，親見慰勞草廬，居枉千乘之駕，不得不趨，四日早出拜，遂謁紀邸而返，因漏泄影響，訪問四集使者盈門，衣帶不遑，妾又舉男，呱呱既出，侍講紀宮，則諸邸亦來促，奔走全依舊云，此行也，豚犬從焉，以幼弱犯寒，歸則病熱，藥救三十日，纔得蘇復，民也困倦，於是乎極矣，昨今謝客，閉處自息，謹斯修數字，以解謝去歲來所以失敬於大夫者如此，在羽遙領

松蘿之寄、嗚呼何愛新交之至此乎、益愧我怠慢於
長者耳、佳篇不能逐首奉和、卒賦一絕、聊呈鄙懷、幸
賜笑擲、佳稿玉瑩、謹指微瑕、以子存屢來、如爲大夫
促報者、而其來也則亡、未得面解、亦可以徵前言矣、
暑候將至、清涼自重、賤忙不具書式、爲字懶放、諸仰
高恕、

答栗山玄機

新年享福謹賀、舊臘辱書、領佳貺、貴喻懇懇、何內下
交之厚也、往年瀧士儀屢言栗君、今遂高誼先施、正

適鄙願、見致鶴臺稿、二篋士儀久無書問、開之大欣
慰、不日削答、再煩左右、領价時、賤事紛擾、不得審報
謝至意、不恭甚、尋當趨謝、亦不勝病脚、諸仰高恕、幸
有清暇命駕、迎拜鳴謝、

報山本文學

辱領閏月下七書、起居康寧、不勝敬賀、足下之西歸
也、賤事殊忙、不得握手尊前、而又未遑修書問、雖固
恃神交也、踈慢亦謂之何、厚屬橋生、而比其來、爲親
族所要、卽役藩邸、記曹、次至今未得一造、民廬、近偶

相見於席上耳有志之士往往困于世途如此然足
下之所託也不佞豈終忘哉行將爲之圖無以爲念
日者椰子來依舊歡飲相與言山君而不置不知明
年復來相醉哉宜速報謝欲待見橋生而封發暫留
至此請恕之寒威日嚴伏祈加餐

復人見大夫

正月二十五日晚學生侍講紀德民再拜謹復書參
府從事人見大夫執事往歲大夫屬服侍醫辱納鄙
交先施甚厚德民未及趨謝大夫從駕西歸尋欲修

起居塵途忙忙乃歲暮矣首春得寒疾至四月而蘇
性不勝暑宛轉望涼季秋纔能出戶卽有前命召見
賜廩惶恐固辭不得命乃比進講折簡以報大夫大
夫亦爲民欣喜卽辱詩以賀七言十八句雅音高暢
難輒奉和徒負至意旣二越月再奉後命又艸艸修
數字亦止奉謝新恩耳大夫愈益喜不以大政之殷
手書數百言慇懃叙慶意繫以清貺嗚呼民愚陋何
幸頗荷此愛顧也民講業東都三十年大馬之齒踰
半百而誦習之外未一有所能徒可謂下愚不移而

已方今文明之運，諸侯往往建學立教，偶聞民之所為，謬以為有所操守，乃厚幣卑辭，請以為師。民雖頑愚，亦自知薄劣，固拒不出，乃又以為進退不苟，實有禮矣。使者日三及于門，於是不得已，一握承其門，則其君虛襟延歡，不挾富貴以問，民愚小人，見之感奮，抗言忘所諱，遂或有欲重祿以致于其官者。然民區區狷介，私心竊謂尾我墳墓之所在也。君我數世之所天也，以我不才無行也，無仕則已，仕則豈有他邪哉。故髮將種種，而僊蹇至今焉。近來都人士謂我

藩，則曰君仁臣忠，教化日美，民每聞其誦，欣悅不自勝。竊西嚮拜祝曰：我君萬年，我大夫祚福，冀使我政教矜式四國，夫人懷鄉土之情之自然，非敢為諛也。顧如季冬之命，則諺所謂睡耳水已愕然恐懼，不知所辭，默默拜謝，舍恩而出，出而思之，嗚呼，素賤庸儒，何以其有此事乎，何以其有此事乎，民之於我君也，有命斯使，雖驅役隸圉，豈敢逃于天哉。何恩喻之仁恕，何禮命之寵異，祿比隊將，班列侍衛，不啻負乘，實狐而豹皮，旦暮一濡尾，其奈罪譴何，思之又思。

心悻不已，蓋惟我君仁明，欲其好賢之乎？乎衆庶也，故明揚側陋，以勉勵後者耳，不然豈忽私一賤臣，以漫忝舊章乎？然則犬馬以報，亦幸得及寬政焉，必不責鳳鳴於鳥雀矣，千思得之，愈益感激云，伏惟我尾以宗室之尊，國膏腴之壤，和氣所產，人多美材，但是庶富之民，習慣安逸，不知自奮振，亦不獨我爾，滔滔天下皆是，幸今我君仁恭，好學愛賢，大夫士濟濟，任職思功，更能相協和，以務化，則將一變至道，抑亦卿相大夫之任也，眇眇微臣，非所敢以言也。

但民新浴厚恩，犬馬區區，思報毫毛，或謂言喻亦有裨益于教化，則民之職也，雖人置一喙，不敢以勞辭矣，來意懇篤，視新猶舊，深感知愛，敢布腹心，爾貴喻及米澤學政，如以民爲有所與者，噫！以告者之過歟？其君實唱，其臣實和，如民則唯承乏於誦讀之師，以課其子弟之業耳，焉與知其德教之所底至哉？不敢當虛譽，春寒冽於嚴冬，伏乞爲國珍重。

與竹田子恭

久霖未收而滂沱者又彌日，噉噉報水溢，柳溪之陽

其如何屢使奴往，往則走反曰：自我翁坡至一崖門，深不可厲，動使人漂流。昨逢小霽，僅得達貴館，報道翠篁之室亦浸淋，不知老兄痔痛無如否？但知三世之方，必無河魚腹之患，幸甚。蒲酒一盞，下物二筐，聊欲遣老兄之悶，幸笑囑。

答中田仲求

季春之書未報，又承晚夏晚秋之訊，併領美醢一陶，千里之交，常常不已。不堪伸謝，愚老飲食依舊，勿爲念。今信乃友鈴子德新屬交，其書縷縷，懇布腹心，乃

知仲求舊有此賢友，可慶可慶。賤忙之間，忡忡取答，仲求善爲我辭，答問別具，愚情寓其中，故書不具言。霜威日嚴，加餐自愛。

答鈴子德

子德亦仲求之友歟，書辭懇到，雖面乎一堂，未有能如此詳悉者。淡路千里，其人可想。子德誠仲求之友也。詩意敦篤，無寓禱祝，犬馬唯能老而已，乃賢何愛之至此乎？其過譽之言，固不敢當矣。夫雁鯉致書古矣，奚圖海鰻亦含此佳篇來。此物南海美味，爲下一

大觥則醉眼朦朧求耶德耶恍惚言笑於吾儔耶雅
惠哉雅惠哉金生每來見恨不使二子者在嚶鳴之
館慨然如欲縮地者之子亦爲二子者之好友可知
也老拙忙乎官不遑逐次取答走筆往拙和幸一笑
諸待嗣音

與山村大夫

西歸之道中山也不啻爲東海諸水方漲也爲欲一
見我山公以疏一歲之積念也接迎使華表之巔先
知見望之久矣旣到門則倒履見延坐定膝進情緒

無次膳味具山海而杯大如舡亦至使元子親起慙
憚諸執事不佞雖病餘此興豈可已乎醉言不擇益
忘彼我多知侍者視以爲狂焉臨去又領佳臚一何
鄭重嗚呼一老愚儒見愛敬之至此不知所謝自辭
而出三宿達尾學政依舊蝟集不遑折簡以上謝悃
緩慢至于今不敬無狀謂之何席上詩改寫併新舊
之作一二敢供一笑濕雨之候伏乞自重

答中田仲求

去秋見枉書貺以厚屬鄙交捧讀數過審知足下好

學之篤而恨遠道無面期已時有腕疾口授侍者艸
艸報謝餘欲待後信以細疏今春東下則再辱書詩
併領寒糖一筐山海懸遠何不棄之至此也不堪感
述書辭殷勤動比稱不佞於先達賢者之次然不佞
實寡陋豈敢當足下之過譽哉偶有一二所持論傳
聞乎足下者亦唯遼豕野苻何足益高明矣今見聞
批者何書已刊否少來所業不敢言一無有之但幸
犬馬之及老也雖則惰愚竊亦自知古經之不易言
古解之不易改蓋以先進大師而猶未免往往有失

考矣是以私心竊難焉新舊稿著皆收之匣底不啻
未敢刊又未肯行之家塾加之登仕未幾藩修學宮
立師長遂承乏督學日課生員常以無怠敗為幸而
已如假我數年而得有所訂成則必不為高明而秘
請暫待之佳文老實佳詩渾厚體格已美修之不已
必到至處懋哉賤忙之間和章拙甚幸一笑見質數
條別具答云暑假將至起居自愛老夫蠢動依舊幸
勿以為念

與明倫堂諸子

前信審佳勝恭喜、不佞病懣漸復、今二十一日、沐浴
初朝、勿復爲念、但扶杖能步、遂遵行、知儻人之視以
爲糝太平之容者、可笑、一卧七旬、幸塾生輩侍養甚
至、少間則使其各言爾志、談論娓娓、往往多起予、余
亦呻吟與喜笑交發、得大遣病悶、七旬久則久矣、抑
不必謂癘鬼虐君子也、屬者與諸子刻縷香十寸、賦
七絕十首、樺泉二生詩先成、他雖各有遲速、皆不失
刻、余亦勉強及之、老鶩與諸駿競驅、亦是一笑樂事
也、今往拙作一首、老夫一片憑心、有所寓焉、幸不以

爲遊戲、則賜一和、賜則以二月朔或初六之信爲期、
春寒自愛、

與人見大夫

民少而好遊、幾蹈遍蜻蜒之首尾、其間幽僻奇險、當
其登降、目暈蹄痒者、固不遑臆記焉、屬者讀橫山記、
愕然自失、豈知自我邦域之廣莫、焉固已有如此懸
度也、諺所謂燭跋不自照、蓋僕之於出遊、亦云佳文
之妙、誦讀數過而不足、不覺暫留完璧、幸賜恕、

與中西教授

感懷八首倩人淨寫敢煩足下致之竹山居士我與居士不相見十數年偶鴻魚往來亦唯不過疏意中十一今使居士見之則必有下一二笑評聊得以當一面醉語耳但愚老老益愚比之往昔則自己覺陋劣非舊況於居士乎然感懷實不可已而今地上無復可與言者獨有我居士之在足下請併致此意今朝冷甚重襲自慎

與人見大夫

秋暑如燬恭候起居久聞孫李之文未一遇其集辱

得迭示熟讀一過蓋二子之於昌黎也具體而微矣但其志一推孟子之言則亦又韓之臭味而已然至其起拔乎當時浮文之流則獨二子者可敬尊意如何謹此完上、

復河屍君

草門無蹙然之音數日宜以候起居者也獨奈賤事忙忙坐取欠情之罪忽奉手教併領海鱗一盤潑潑如躍不啻荷厚惠大慰奉懷不勝多謝講業之際艸艸荆啓諸當趨謝門下不備、

答蕉隱公子

炎熱如燬，忽辱手教，審起居康寧，不堪恭喜。敬領海味一籃，新鮮如躍乎網者，盛貺哉！愚老牛喘，餘息如絲，謁暇數日，輾轉待新涼之至耳。加之淺野生懼疫，昨今之狀，殆不可救藥。塾生奔走，問醫之外無術，不啻炎熱燬人。老子猜神爲之勞悶，公子憐察，幸賜好下物，可痛飲以一遣矣。不知所謝。

與赤崎彥禮

今夏足下之東也，德民病暑不出數月，比秋涼動，又

病疹，以故失趨候，坐負交誼，而足下儼然再顧，辱領舊遺，其不遐棄老惰，感謝何盡。拙畫之託，不敢拒命，妄造一幅，民山水之膏肓，每涉一勝，必詩以記之，而以其詩之，不知其圖之，抑奈我不知畫何，乃漫紙恁毫，隨景走寫，歸則神遊其中，以爲常焉。於是人往往厭其拙，而強僕學之，然僕固非其才，爲之而何益。但時時觀古人之肉筆，以自娛已，嘗得董其昌所製山水之圖一軸，展翫彌日，如有所得，而後竊悟有學士意中之畫焉。彌益不欲就粉本以摸倣矣。醉後興

逸乃援筆漫拂、濃淡無次、意筆俱狂、自大笑以爲快、乃今所附覽是也、諺所謂下手橫好、僕自居之、足下請勿以上手正好而類之、或使畫人輩以抱腹笑罵、因以供足下之一笑、戲樂則不亦妙乎、寒威嚴乎、比歲平地尺雪、樹皆有冰、伏冀暖護自保、宮重蘿蔔、尾信所致、不嫌非物、謹呈一根、幸供膳味、

報蕉隱公子

昨承手教、方在藩署、徒闕奉復、伏乞恕不敬、二之日、凜烈、台候佳勝、不堪恭喜、頃者聞佐賀侯東觀、而知

尊妹百兩之御已成、敬賀何悉、賜示尊兄爲世子之狀一通、不啻文辭之美也、事實審諦、如親耳聞目睹者、愚生固不一并接其音容、然而奉讀之間、潛然拭淚、其公子而作此狀、五內之熱如何也、見命筆削、非愚陋之所敢當矣、雖然、公子之命也、豈敢謂一無所獻替而虛已乎、不日將朱汚貴稿、以請、暫恕遲緩、連珠五十首、旣已奉讀、數回、良斧之所巧削、無復一刀之可加焉、謹斯奉還、老疲晚起、短景迫賤、忙、呵、凍、手作字、懶放殊甚、萬惟賜高恕、

復泉伯盈

余嘗屢行于信中、逆旅主人皆必擇翹姓之良者以佐食焉、然山水險峻之所生、氣性多素朴、余對之而不能樂矣、獨有松本生者、其性溫雅、偶逢來待、則食量加倍、今足下使陶生來候問、其所借進者、則彼松本生也、抃喜何言、乃命觴促有、與二生坐而相歡、宛如在信山行旅之日也、不覺暫留陶生、請勿怪見、報貴恙復常、賀賀、

平洲先生嚶鳴館遺稿卷之十

平洲先生墓誌

平洲先生姓紀族細井氏諱德民字曰世馨又稱甚三郎小字外衛其先出自式部太輔長谷雄氏後世或居河內或居參河至藤助雄貞始仕

神祖于岡崎從擊朝倉氏有功爲 世子三郎君衛騎君廢退隱尾張智多郡平島村子孫家焉終編人戶雄貞玄孫甚十郎諱正長娶竹內氏生正方及先生先生生頴悟相貌多奇親族謀欲爲僧若醫以顯乎世先生不肯師事淡淵元子自奮學我古聖人之

道年十六遊京師十八遊長崎二十四稅筴於東都
以教授諸生生徒景慕雲屯列侯貴族修贄自稱弟
子廬襟問道者年多一年而先生所親善者肥後秋
山玉山長門龍鶴臺勝山木村蓬萊佐倉濶井太室
本州南宮大湫等皆一世之名儒與序齒爲兄弟之
交於是聲名隆隆乎日起德望重天下矣年五十三
本藩聘爲侍讀待以異數又大興明倫堂使先生督
學扶四百石班列親衛隊將之上闔州靡然莫不嚮
風焉年六十五以老辭督學侍讀如故享和元年辛

酉六月廿九日疾卒于東都之宅享壽七十四葬淺
草天嶽院及表石西條老候親題其面其碑陰之文
遙請之于米澤老侯但千里之遠未得其可又以不
佞鼎在門人中最辱猶子之恩諸友推鼎誌以爲千
載之計先生講業東都五十年矣諸侯之國賴焉以
起學以興政者甚多從遊之士業成道通各矜式其
國若高尚不仕下帷稱育英者不可勝數也其卒也
自米澤西條人吉諸列侯降封爵之尊修師弟之分
篤服心喪以終制焉他可知也嗚乎先生之德之業

之盛雖後世千萬年必將載在于地上矣豈事余誌
故不具言銘曰

三辰祥夢七星表身於戲師乎生有神乎尾張國校
教授小河冉謹誌

平洲先生碑銘

平洲先生姓紀諱德民字世馨其先出于正四位上
長谷雄孫雄文隱河州細井鄉子孫因氏焉二十傳
至岑克徙于參州岑克生克成克成仕今川氏克成
之孫雄貞仕

神祖爲 岡崎三郎君衛騎君廢退隱尾州知多郡

平洲村以耕桑爲業遂爲尾人雄貞之玄孫正長娶

竹內氏生二子兄名正方弟卽先生也先生幼岐嶷

比十歲志氣高邁不喜農業恒好讀書至十二三歲

經史邦乘畧已涉獵年十六遊京求師留一年不得

其人會府人元淡淵結叢桂社以教其徒先生聞其

風說之遂委質焉年十八西遊崎湯主小河寬友飛

鳥靜共結兄弟交日夜研精講業居三年聞母疾卽

日東歸歸則母已沒先生悲悼卧病歲餘血殆滅

性先是其師淡淵徙居東都先生往從之遂家東都
下惟教授淡淵既沒先生與時鴻儒秋玉山瀧鶴臺
井太室南宮大湫等叙齒結交切磋經術以誘掖後
進爲己任聲名藉藉著聞海內 紀香巖公時爲西
條侯首延先生爲賓師其它列侯貴族修費稱弟子
者月繫歲盛安永九年庚子 尾明公始召見聽講
嗟賞命爲侍讀班列親衛隊將賜廩米三百包禮遇
日厚尾國校曰明倫堂先世之所創學政漸衰於是
新造一校于城南因舊號明倫堂以先生爲督學先

生乃薦國耆儒及弟子若干人以充學職學政大振
天明四年甲辰益賜百包六年丙午改爲歲祿四百
石超數等進班新衛騎將上茲春始釋菜使先生行
祭酒事寬政二年庚戌兼世子侍讀四年壬子以老
辭督學優命許之侍讀如故十一年己未 明公卽
世執政使先生撰諡先生退而泣曰吾事畢矣聞一
年疾卒實享和元年辛酉六月二十九日也先生風
格清貴威儀可仰其接人溫恭居家安靜未嘗疾言
遽色每讀書少焉則沈思語門人曰學思相須先聖

之教也故先生居常雖小事熟思不苟至機得理到則雖大事必勇往不疑其說經一守師訓而其獨得處卓然別有見矣平生好稱人美不容于口聞惡而不言其教人循循有序諸生有過必從容諷諭以待自悔悟先生之學尤長政事諸侯延受業者必問以政然其所為謀終身掛口不言往復之書不存其稿故無知其詳明和元年先君東岳公聘先生於藩邸使治憲師事之爾後請先生於敝邑凡三問道義詢國政不則書疏往來教誨懇到未嘗不見肝鬲焉治

憲既老治廣繼臨群臣先生又誨之不倦敝邑修學校立學規稍稍知嚮道者莫不咸出于先生之訓焉以此度之先生之業亡論裨補尾藩凡師事先生諸藩其必與有力焉矣其疾病也臨而候之其卒也爲之心喪者數侯焉善教入人之深可知也先生之門行東修者不下數百千人業成爲鎮藩之用者甚多初先生貧甚而兄家因事失產先生迎其考於尾孝敬特至視者莫不嘉嘆先生以享保戊申六月廿八日生享壽七十四葬東都淺草天岳院始娶石村氏

早沒再娶與田氏二男長融長溫二女長適門人泉
長達四子皆先喪晚有一女養宇野氏之子德昌襲
祿先生遺稿有文集及雜著若干編裏事既畢德昌
及門人小河禹泉長達樺公禮等建墓石請西條老
侯題其面又使治憲銘其陰治憲恐言不稱其德再
三推讓固請不已顧敝邑之於先生不獨余父子荷
德闔境之氓無不受其賜則義不可深辭也乃作銘
曰

嗚乎先生邦之矜式開塾興校因材成德教化攸施
率由嘉則門人從四位下侍從上杉越前守藤原朝
臣治憲撰

細井先生行狀

細井先生姓紀氏諱德民字世馨稱甚三郎小字外
衛尾州豪農甚十郎之次子也母竹內氏以享保十
三年戊申六月廿八日生先生於知多郡平洲村先
生幼岐嶷神彩映人父母竒愛之恒與筆研翫之比
十歲志氣高邁居常鞅鞅不樂居田畝間父母因遣
居府城從時師受書數年自經史百家以至邦乘稗

官之說畧已涉獵而其所論著頗亦可觀年十六遊京師遍造諸儒居一年不見名德可師資者乃治任選鄉却掃讀書父母益喜其力學將分田爲資先生曰兒非農田無爲也願得黃金賣田得二百金先生盡捐之書會府人淡淵元子始結叢桂社以教其徒先生聞其風而說之往謁之則大服其高義乃歎曰不圖我師在乎邇也遂委質焉年十八欲西遊崎陽父母壯而許之宗族隣里則相將來戒父母曰君兒不治產業讀書自娛聞讀書之道在于孝弟不養父

母而好遠遊孝安在勤兄而自逸弟安在君兒狂妄君盡嚴訓以復本業不則今噬臍矣父母不從衆乃相與笑曰子而狂父母亦狂先生遂單身離鄉經山陽舟玄界而到崎陽則主其土高士小河仲粟友飛鳥子靜相結爲兄弟又與西州諸名流時周旋翰墨之場旁又從象胥氏學華音居三年鄉信報母疾先生大驚卽日東歸歸則母已没先生大悲悼悔恨不已卧病歲餘嘔血幾死年二十四會元子移社東都召先生先生素有東意以病未除不果於是急赴

東都以從元子明年別僦一居教授諸生時先生貧
已極而兄正方又因事破家產不能相資故其始下
帷室徒四壁薪米才可支數日然先生則夷然不以
爲意因其所生村自號平洲又假其近村山名稱如
來山人日對生徒弦誦不已旣而四方之士望風來
學者雲屯爲徒 紀香巖公時爲西條侯首延先生
米澤侯尋又師奉皆禮待優渥自是之後列侯貴族
修贄稱弟子卑禮厚幣延招問道者年盛一年此時
元子旣故而先生所親善者肥後文學玉山秋子長

門文學鶴臺瀧子勝山文學蓬萊木子佐倉文學太
室井子處士大湫南官子等皆是一世之名儒相與
叙齒爲兄弟之交專以經學德行訓乎人以善誘成
材爲已任於是乎名不求而日高望不期而日重至
凡天下之好學者雖僻邑寒鄉之士而莫不知世有
平洲先生矣年四十四應米澤侯招往其國侯尊先
生爲一國師表留一年闔境靡然鄉風益當今米澤
治教之顯聞于天下實基于斯云年四十九米澤學
校興讓館成再應招往亦留一年還侯自來勞親贈

銀百枚帛十五匹及酒魚妻子門生皆有賜安永九年庚子年五十三 尾公始召見給月俸米二十口及聽講大驚贊以爲得人間二月命爲侍讀班列親衛隊將歲俸米三百包先生素不願祿仕以故凡每有諸侯欲屈之者雖待以美官厚祿皆却而不應然尾者父母之邦也且以位則宗藩之首以君則天下之賢明以義與法則又無辭理加之以身嘗爲其邊土一氓而新擢位于諸土之上今而追思先父母膝下竒愛之情與泉下榮墓之心先生雖高尚而其一

免奉檄之喜者情也已先生已拜命 公禮遇日厚明年辛丑從駕如尾天明二年壬寅還東都 公割邱西南隅地新起宅賜之三年癸卯如尾許朝謁獨拜初尾有國校號明倫堂歲月積久堂宇不修學政漸衰於是 公命執政新造一大校于城南依舊名曰明倫堂又移 戴公親書額揭之撰國俊秀數十百人爲學生拜先生爲明倫堂督學兼繼述館總裁先生乃薦國耆儒及弟子若干人充學職上自卿士大夫下至市井閭里之氓莫不皆來受教學政大振

矣先是 公又命鄉縣權置講所使先生循行教諭
百姓僧俗男女會集聽教者每場數千人或至萬餘
人先生爲講孝經四子等書因緣廣義論人倫之本
諭治生之道辨公私別淑慝導以溫言厲以危言教
戒懇到聽者莫不感說退則肅肅相警不敢爲非
公善其功特賜黃金時衣四年甲辰益賜歲俸米百
包今年還東都五年乙巳如尾請罷繼述館總裁六
年丙午許朝賀獻刀馬又改賜歲祿四百石超數等
進班新衛騎將之上今年明倫堂始釋菜先師先生

祭酒初夏還東都七年丁未如尾先是先生奉命率
諸學士校群書治要至是刊成賜刊本一部賞其勞
今年入吉學校習教館成初人吉先侯師事先生有
志建學不幸卽世今侯立亦師先生志在繼述至是
始成學制一承先生成規八年戊申還東都寬政元
年己酉如尾二年庚戌還東都命兼世孫侍讀四年
壬子年六十五以老辭明倫堂督學優命許之侍讀
如故八年丙辰今米澤侯復請先生於其國留五旬
還侯自來勞贈賜視老侯時十一年己未 公薨執

政使先生撰謚先生退而泣曰我事畢矣間一年疾卒於東都之宅實享和元年辛酉六月二十九日也壽七十四矣先生風格清貴威儀可仰其接人温恭有禮忠信不隱居家安靜雖妻兒徒弟未嘗一見疾言邊色性又無所愛翫文房諸具獨取供用絕不用奇巧者冬祁寒室不設脚爐唯有一火盆亦未嘗手之爲人詳慎尤深乎思每讀書少則隱几默思語門人曰學思相須聖人之教也今人則否故先生爲事雖小事熟思不苟必循循有序而至其機得理到也

雖大事斷然勇往毫無畏縮色聞儒生有取敗者戒門人曰非學之不博也坐不思耳乎生喜稱人之美聞一善必游揚不容乎口聞惡藏而不言人有毀己者洒然不介于意嘗有一儒標書先生詩集誣罔唾罵無所不至門人得而上之先生覽畢曰大益于我矣無復佗語先生爲學一守師訓其讀書主提大義不拘拘乎字句講經姑据古註爲解而至其獨得之見則超然別有不屑諸註者嘗謂有天地而有人有人而有聖人有聖人而有聖經聖人之於人類也今

以其類讀其書有不言之妙存于其間矣夫妙可思而得焉不可揭而示之於人也故古今註家謂之釋章句則可矣謂之釋經則不可也謂之釋經則可矣至其可以施于今日則未盡也又曰聖學之要在於成德不在于學流故各學其道揖唇鼓舌與人爭門戶吾不取也又曰凡育人才宜如農夫養菜不要如愛菊者養菊養菜美惡兼培各有所用養菊者見不如己意者必刈而棄之其弊如此故先生之門學無區域使人人從所好講之務在于成材德

曰吾豈愛菊者哉諸生有過寬恕不責必婉曲諷諭以待自悔悟嘗有遠來書生從學多年兼幹錢財出入後頗倦學又及歲卒會計頓耗衆皆疑之而先生視之如不知者既而其人自疑求歸省衆以爲萬不再來臨歸先生脫腰刀與之曰子刀裝敝矣非所以慰父母也書生感泣而去未數月再來勉強倍人其成人不棄如此又嘗有一年少以孝聞父斃于路誤認一貴人以爲仇欲要刺之其家諭戒多方不可因遣見先生先生見而叱曰退吾以孝弟訓乎人不欲

見不孝之人將入少年大怒提刀而進曰不孝二字於我如何先生大聲曰既不思不孝二字非不孝而何其人始悟泣謝之終請爲弟子其隨人施教亦有如此者矣先生門人衆多其就塾親炙者前後不下數百人其達材成業下帷教授及爲諸藩執政師儒者數十人又死塾無歸者若干人先生自主葬之春秋則祭焉又昔在崎陽結爲兄弟者小河仲粟飛鳥子靜後先皆來東都與先生同居子靜無妻子仲粟則有并先生夫妻爲五姓三家同塾多年一無間言

子靜先喪祭如家人後仲粟託二兒爵禹於先生卜居病革其婦問後事仲粟少開目曰世馨在焉仲粟沒先生又迎其婦與女養之爵死亦喪祭之且爲女整資裝嫁之又育長禹及南宮大湫孤兒齡及學成竝薦爲尾教授先生旣大用於尾則一時政教蓋與有力固矣它至諸國君相凡每與先生語必屏人移時書來先生多火之竊度於其國機密先生必有大造矣然而終身掛口不言及卒書札數百通猶在遺篋衆議盡返之各主是以其詳絕不可知也先生受

國賞賜前後亡數其得疾也今 公又數賜物問狀
其它諸侯嚴臨視病卒又服心喪者數侯矣雖其尊
賢之厚盖先生之德致之也先生雖生鄙賤而如其
世系頗亦有可言者遠祖爲納言長谷雄仕

宇多帝朝其孫雄文隱河州細井鄉子孫因氏焉二十
傳至岑克始徙屋參州岑克生克成爲今川義元碑
將克成生岑廣小豆坂之役力戰被創不能騎辭養
家居岑廣生雄貞雄貞仕干

神祖姊川之役有功賜刀及金後爲 岡崎三郎君

衛騎君廢從士卒十餘人隱于尾終爲尾人以耕耘
爲業從卒皆爲隸農統一後伊奈備前守使過村強
再起雄貞辭衰老因出一槍斷短其柄者眎之備前
守慨然別去雄貞生貞久貞久生恭貞恭貞生恭正
恭正生正長正長卽甚十郎生先生者也先生兄正
方雄貞至正方六世世家平洲平洲尾南鄙也余昔
從先生遊其地則里民蟻集扶老携幼送迎數里敬
先生如神而前狂妄先生者其子若孫傳說往事以
爲鄉黨之榮焉村西北山曰如來山山下有觀音寺

先生齟齬習書處寺僧年可八十爲余語曰子先生素不凡其在母身母數夢三辰生有數黑痣在眉兩間成七星象始執筆便成字指庭前松樹曰嘗攀此余叱曰童子無禮垂足於人頭上先生笑曰豈嘗足我學終壓汝輩矣甚十郎君老更名樂翁先生迎之于尾養之孝敬備至翁罹中風卧褥七年一日不有不樂色云翁之墓在東都淺草天嶽院先生卒亦就塋焉先生娶石村氏早沒再娶奧田氏二男長曰長融字君朗次曰長温字忝卿二女長適門人泉長達

長融至次女皆先喪晚有一女養子德昌字世克宇野氏之子也續後先生遺稿有文集及雜著若干篇嘯鳴館詩集及松島紀行已行于世先生晚年好爲山水畫又嘗學和歌於有柄川一品王之門所著有雄島苔家等編門人久留米樺島公禮謹狀

平洲先生遺稿跋

先生妙齡期志於濳壑西
航玄海而優游瓊浦東躋
富山而矚睨韃韃遂長鳴
宗藩以教旨四方之英其
間攻苦嘗辛閱人情盡物

粵東會通錄 跋
一
慙勤勉殆六十年至無在
先生之業如斯即去離蟲
末技在先生雖固其緒餘
而景之觸目事之感心而
為詩為文者大奔逸之才
豈第之德蓋亦足際其

人也云先生已易簣矣吾
先侯深惜送顏之湮滅命
梓圖之不朽鳴乎同志之
泣倦之其人於數百千歲
之後者庶在此集哉庶在
此集哉時文化丁卯冬十

一月門人朱澤神行簡謹識



愛 知 県



1103183419